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JUN 10 1991
UN/SA COLLECTION



PROVISIONAL

S/PV.2992

14 June 1991

CHINESE



第二九九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6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席:	贝希奥先生	(科特迪瓦)
成员国:	奥地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比利时	诺特达姆先生
	中国	金永健先生
	古巴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厄瓜多尔	阿亚拉·拉索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印度	加雷汗先生
	罗马尼亚	门蒂亚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沃龙佐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森先生
	也门	阿什塔尔先生
	扎伊尔	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
	津巴布韦	曼本格圭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1点开会。

向前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这是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杰出的前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中国常驻代表李道豫先生致敬。在我感谢李先生在主持上月份安理会工作期间表现出的谦恭和外交才干时,我确信我是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2665和Add.1及2)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请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艾克萨丘斯先生(希腊)和阿克辛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愿回顾,安理会成员在安理会磋商期间同意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应向奥斯曼·埃尔图格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埃尔图格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埃尔图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1990年12月1日至1991年5月31日期间)的报告(S/22665和Add.1及2)。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一项决议草案(S/22700),该决议草案是在安理会磋商期间起草的。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就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奥地利、比利时、中国、科特迪瓦、古巴、厄瓜多尔、法国、印度、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扎伊尔、津巴布韦。

主席(以法语发言): 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697(1991)号决议。

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贵国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我国塞浦路斯和贵国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同时,我借此机会请你转达我对你的前任就任科特迪瓦外交部长的热忱祝贺,并祝愿他在新的崇高职务中一切顺利。

主席先生,我也要通过你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道豫先生表示祝贺和谢意,他出色地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也要向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表示感谢和赞赏,安理会全体成员不仅一致通过了关于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第697(1991)

号决议和把秘书长斡旋使命延长6个月,更重要的是,他们坚决支持致力于解决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并对这一问题一直表示关注。由于土耳其拒绝接受安理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许多强制性的决议并拒绝在这些决议的执行中进行合作使秘书长的努力不断遇到障碍,塞浦路斯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

我再次借次机会对秘书长始终不渝地以原则性的方式谋求促进问题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表示高度的赞赏和深深的谢意。我们感谢他,我们也再次保证与他进行充分和毫无保留的合作,实现谋求已久的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我们的这一保证得到了塞浦路斯政府始终积极的立场的体现,这一保证不是空话而已--遗憾的是,其他方面已被证实不过如此--而是对塞浦路斯政府具有善意和诚意地进行建设性合作坚定承诺的重申。

我还要感谢并赞赏联塞部队指挥官克利夫·米尔纳将军及其官兵、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里翁先生、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和副特别代表古斯塔夫·费斯尔先生。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此向联塞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致以特别的感谢。这些国家不顾部队面临的深刻的财政危机,以对其使命的献身精神保持了其在联塞部队中的兵力,并继续提供我们对之所期待的高度的职业精神的服务。

我想谈一下在秘书长在1991年5月31日的报告(S/22665)中也谈到过的联塞部队的资金问题,并重申塞浦路斯政府对这一旷日持久的财务问题的焦虑与关注。这一问题对联合国所发起的最必要和最成功的维护和平行动之一造成危害。

尽管塞浦路斯面临着土耳其对我国部分领土的入侵和占领所造成的大量问题--这部分领土在入侵前的生产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塞浦路斯始终在资金和物资方面为负担联塞部队的费用而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本年度,塞浦路斯在其预算中拨出了270万美元捐助联塞部队。其中的100万美元已以现金形式捐助,而数量稍高的另一部分捐助则用来以维修联塞部队营地。剩下的其余部分捐助则用来支付联塞部队因需要而租用的私人产业的租金、联塞部队检查站的供电费用,再加上

为满足该部队的需要而修建新的建筑和对旧建筑的整修翻新所需的费用。

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只要提一下作为联塞部队司令部的著名的莱德拉宫旅馆就足够了。塞浦路斯政府提供了50万塞浦路斯镑即相当于100多万美元来整修翻新该旅馆,而且也进行了令联塞部队极为满意的维修工作。我认为较详尽地提到上述情况和数字是恰当的,因为看来并不是所有安理会成员都知道塞浦路斯对联塞部队的需要所作贡献的全部范围和细节。

作为现代的、顽固不化的征服者而且对必须维持联塞部队负有责任的土耳其具有如此的特性,它多年来未作出任何贡献。但话又说回来,又有谁会真正对一贯违背原则和准则的土耳其寄以作出贡献的期望呢?

我们确实为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解决办法而感到遗憾。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尽快结束其磋商并认真考虑唯一可行的另一选择--与现行的自愿捐款制度一同实施或单独采取的费用分摊办法--以及其它必要的变革。秘书长的报告中关于斡旋的部分是简短的,由于安理会主席1991年3月28日的声明所要求作出的进一步报告的日期距今还有几个星期,我想简述一下去年12月以来的进展。

审议下的这一时期中最为重大的进展是对科威特被占领的局势的扭转以及科威特的解放,其重大意义就在于这一形势向那些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而侵占他国的那些国家传递了信息。遗憾的是土耳其并没有能够完全吸收这一信息所带来的全部影响力,尽管土耳其意识到国际社会不再宽恕对塞浦路斯的占领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行动,并被迫开始和保持其政府与秘书长的直接接触。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获得任何具体证据以证明土耳其确实正在开始对象领土、难民遣返、定居自由和占领军撤离这样的重大问题作出积极反应。大家都认识到作出这种反应的必要性,这是进展的先决条件。

有迹象显示土耳其已采取了明智的态度,基于这一点,我们希望在本次会议期间我们将能够至少为某些进展而欢呼。我们的希望和国际社会的希望因持续的不妥协而破灭。让我们希望在下几个星期和预期的在秘书长和土耳其政府之间所展开的

第五轮会谈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这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结束这些会谈是朝着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向迈出一步的必要前提。正如秘书长仅在六个星期前在安理会的口头发言中所指出的，他在等待土耳其方面就一些关键问题作出答复，这些问题包括领土安排、流离失所的人、以及塞浦路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们从土耳其方面所看到的不是早就应该作出的积极反应，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土耳其以最近提出的就塞浦路斯问题举行四方会谈的建议为伪装而进行一场枉费心机的骗局，这是土耳其方面徒劳地企图掩盖其在澄清对关键问题的立场方面所遭受的挫败而采取的一个狡猾的行动。

此外，这一建议不仅只字不提大会和安理会就这个持续未决达十七年之久的国际问题所通过的无数决议，从而完全歪曲了塞浦路斯问题的真正性质，即入侵和占领的性质。它也与安理会第550(1984)号决议第三段直接抵触。

因此，考虑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由秘书长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就更为恰当了。该会议的参加者应包括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政府、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政府，以及塞浦路斯两族的政府。不用说，只有当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合理建议呈送秘书长，建立进展的明确可能性，从而打下必要的基础后，这一会议才能够召开。

解决国际冲突并没有有效的通用方法。然而在我们为此所进行的尝试中，我们首先必须用妥善制定并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来指导，这些原则是保障正义的事业，首先是个人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只有运用这些准则才能够保证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是持久的，而且对直接涉及的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可接受的。

联合国作为其《宪章》中所载入的最为全面、最为普遍接受的一系列原则的唯一受托者，随着其信誉和权威和极大提高，它必须履行其作用，宜早不宜迟。这就是我们所依赖的、早就该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的结构。

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占领军的非法存在不能再予以容忍了。这一存在促使一个主权会员国的分裂并使其永久化。联合国再也不能对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困倦或对那1619名失踪者的亲属年复一年地徒劳等待土耳其协助确认他们的亲人的命运的场面

保持消极态度。对塞浦路斯的继续占领的受害者也包括塞浦路斯北部的希族塞人。由于不断的骚扰和处决其人口自1974年入侵时的2万人减少到目前的576人。

继续从土耳其向被占领的塞浦路斯领土上大规模殖民是所有希族和土族塞浦路斯人严重关切的问题的另一个土耳其推行这种傲慢的殖民政策，挑衅性地无视国际法，旨在根本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旨在歪曲土族塞人的政治意志，归根到底，旨在间接控制未来的联邦国家。这些移民的人数已达到令人惊愕的8万，与其相比较，目前土族塞人的人口大约为9万人。

仅仅两天前，被安理会第550(1984)号决议第二段命令自被占领的塞浦路斯部分召回其大使——而至今仍未这样做——的土耳其与非法的土族塞人政权达成了一项所谓的协议，“废除”在土耳其和被土耳其占领的塞浦路斯部分之间旅行的人的护照手续及海关”。这一行动进一步违反了上述安理会决议第在段，应予以严重关切，因为它造成更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以及土耳其对占领的塞浦路斯领土的逐步一体化。

鉴于以上情况并牢记塞浦路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根本自由不断受到继续进行占领的土耳其的侵犯，我们希望并且合法地期望国际大家庭将竭尽全力协助秘书长找到解决办法来重新统一我国。

社族权利是重要的，但是它们不能成为拒绝给予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动机。也不能通过违反国际法、不论是以军事占领、或为了建立同族地区而植入移民或强行居民迁走的办法来加强社族权利。

我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缺少进展感到失望。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对我们的问题显示了增强的兴趣，某些国家正在对促成解决施加影响。我们认为，这一解决办法必须对两个社族的各个公民和联邦国提供平等的安全。可通过成立没有外国军队和移民的非军事联邦共和国来达到这一目标。

就我们而言，我们决心继续同秘书长保持密切合作以寻求符合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公正、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土耳其方面最终也将开始进行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的溢美之言。

现在我请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希腊代表发言。

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就任安理会6月的主席。你的杰出的外交才干和经历保证安理会将根据联合国宪章成功地履行其重要职责并完成它的当前任务。

我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主席、中国代表李道豫先生表示衷心的热烈祝贺,祝贺他在履行上个月的职责时所表现出的干练和领导才能。

我不能不对秘书长表达我国政府的衷心感谢,感谢他对促成塞浦路斯问题公正、可行的解决办法所孜孜不倦、不断和持续进行的努力。在面临阻挠和障碍时,他的耐心和恒心是令人钦佩的。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卡米里翁先生和副特别代表费塞尔先生,感谢他们对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的宝贵贡献。我还要对部队司令奥利夫·米尔纳少将表示感谢,感谢他执行这一微妙使命的方法并感谢部队军职和文职人员在履行其职责时所显示的耿耿忠心。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所表达的看法,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塞部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注意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同意延长部队任期六个月,并对这个问题行使其专有的主权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同意延长部队任期六个月。

众所周知,维持和平部队正在进行的任务涉及面很广,它曾面临困难或微妙的处境。这使我有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对派遣部队的各国政府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它们不断致力于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并承担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它们没有这样做的话,驻塞部队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

安理会通过第682(1990)号决议以及随之建立的由厄瓜多尔常驻代表任协调员的主席之友的非正式小组(它已多次会晤以审议资助驻塞部队的各种办法)使我们产生了希望:驻塞部队的财政危机的解决迫近了。不幸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将不可能如第682(1990)号决议第2执行段所预期的那样在6月15日之前实现资助驻塞部队的办法。

我国政府同意秘书长在其报告(S/22665)第42段中的看法,即:在更平等的基础上资助驻塞部队的最佳办法是,联合国对驻塞部队费用所应出的部分将从预计的捐款中拨出;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安理会将能有效地解决面临部队的长期财政危机。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再次重申我国政府保证,即使某种新办法使其预计的捐款降到更少的水平,也仍保持它目前自愿提供的总捐款水平,即每年80万美元。

我们已到了又一个半年审议阶段结束的时刻,但是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而且塞浦路斯问题通过谈判解决取得甚至最微小的进展的前景也是令人相当泄气的。

3月28日,在非正式磋商后,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各成员国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提到:

“安理会成员国同意秘书长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其中包括在制定提纲前仍然有待澄清的那些主要问题,并鼓励他根据他所提议的方针继续努力提出建议以利讨论。”(S/22415)

秘书长3月27日在安理会磋商时的发言提到在使双方能达到协议范围之前仍然有待探讨解决下列问题的可能办法:领土调整、移居自由、逃离原居住地的人以及联邦政府的构成和职责。

此后,秘书处同土耳其代表团举行了一轮会谈,会谈未取得任何进展。土耳其在会谈中所持立场使会谈没有取得进展。为了转移人们对此的视线,土耳其提议在秘书长主持下召开四方高级会议讨论此问题。实际上这个建议并不是新的。我国政府拒绝了它,因为它违反了秘书长的主要目标。他在3月27日磋商时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中提到:

“要邀请两社族的领导人同我会晤,就全面协议的大纲达成一致看法;但是要使这点成为可能,双方必须在大纲的所有方面都在协议范围之内。”

众所周知,情况并非如此。

另一方面,在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先生最近访问塞浦路斯时,他同瓦西里欧总统一起主持了塞浦路斯全国委员会特别会议,所有希塞政党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立即、直接地以合理的建议响应秘书长所提出的各个实质性问题。

联合声明还建议,在进行适当准备工作(它应对进展提供可能性)之后由秘书长召集一次大会。大会由秘书长主持、由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参加并邀请塞浦路斯的两族都参加。大会的目的是讨论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基本方面。

正如大家可以注意到的那样,该提议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土耳其应尽早对秘书长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第二,秘书长应该随后召开由其主持并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会议。我刚才提及的这两个要素都强调,我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应服从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并把其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构架和促进因素。

同时,塞浦路斯局势仍未改变。一条人为地把塞浦路斯一分为二的几乎无法渗透的军事线使得岛上占82%人口的希族塞人和占18%人口的土族塞人相互隔离,这两部分人口在1974年入侵以前一直混居在一起。土耳其入侵后被迫逃离北方的200 000希族塞人仍然在其自己的国家还是难民,并仍被剥夺住所和财产。最近,占领国甚至已开始非法分发“限定所有权凭证”,将其财产划予并非其合法拥有者的人员。

在塞浦路斯境内,土耳其占领军继续剥夺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迁涉和建立住所的自由,这是对1974年大会第32/12号决议的公然违反,而该决议已为土耳其接受并经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和367(1975)号决议核可。

我们大家十分关切的另一个违约情况是,土耳其正在努力改变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地区的人口结构。土耳其定居者已迁入被占地区并已得到目前已被非法政权视为外来人的被逐希族塞人难民的住宅和财产,他们的人数已达到80 000这个可怕的

数目。如果加上35 000名土耳其士兵,目前在被占地区的土耳其定居者和士兵人数已超过土族塞人。成千上万名土族塞人已选择移居国外,以免遭定居者和土耳其军队的压迫,如果从他们的这种反应判断,这种变化对整个塞浦路斯人口都是不利的。我要提醒安理会、土耳其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不仅违反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而且也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该公约第49条载明,占领国不得向其占领的领土转移人口。

仅两天前,土耳其已开始执行同那个伪国家缔结的一项所谓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仍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地区之间取消护照要求。这是对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550(1984)和649(1990)号等有关决议的公然无视,此外,这一行径显然还旨在通过从土耳其移民定居来推进土耳其改变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地区人口结构的一贯政策。

岛上被占地区飞地人员的悲惨遭遇仍使我们感到忧虑,因为由于受到占领军的歧视、骚扰和压迫,他们已逐渐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正如秘书长在其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所述,他们的人数已减至576人,而1974年入侵后的滞留人数为20 000人。

关于紧迫的人员失踪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尽管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于1981年设立失踪人员委员会,但由于土耳其方面不予合作,情况完全陷于僵局。原因仍然不明的1 600名失踪人员的家属和亲属们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欲知他们的命运。

最近,国际社会已明确表明其意愿,即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尊重法制,特别是尊重联合国各项强制性决议为基础。布什总统在总结这一新立场时曾说:

“我们面前有为我们自己和未来世代代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机会,这个世界应是一个以法制而不是弱肉强食管理各国的行为的世界,……这个秩序应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联合国能够利用其维持和平的作用实现其创始人的诺言和理想的秩序”。

在遵守国际法治的情况有所改善,从而再度唤起人类希望之时,土耳其拒不执行联合

国就塞浦路斯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可怕的例外。

塞浦路斯问题是入侵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领土并对其进行外国占领的问题，因此它本身就构成最严重的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除非我们得到保证，保证土耳其占领军和定居者撤出塞浦路斯、涉迁、建立住所的基本自由以及财产权得到尊重，从而使整个塞浦路斯人民得以在没有外国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享有合作和团结的果实，否则我们无法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

最后，我只能表示希望，在将于下个月提交的秘书长关于其斡旋使命的下一份报告中提及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是只有土耳其表示愿意履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从而有效地进行合作，这种情况才能出现。希腊将继续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紧密合作，全力支持秘书长，以便使他的使命取得成功。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奥斯曼·厄尔塔格先生，安理会是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厄尔塔格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感谢你们给我这一机会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问题向安理会发言。主席先生，我还要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你的外交技巧和经验将对成功地领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大有裨益。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表示祝贺，他十分称职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工作。

我是近五个月前在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出任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新任代表的。各成员国都知道(过去八个月里，土族塞浦路斯一方一直在同联合国秘书处官员进行一系列的非正式会谈。在这些非正式会谈中，土族塞浦路斯一方同联合国秘书处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同其合作努力搞出一个双方同意的大纲。土族塞浦路斯一方以同样建设性的精神响应了秘书长在其最新声明中和安理会主席在后来的声明中的号召。它同联合国秘书处举行了

进一步的非正式会谈，回顾和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它对秘书处凡有要求的都作了澄清和表示。

我们的努力旨在制订全面协议大纲的内容。我们努力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使命范围内促进谈判进程，并利用安理会通过第649(1990)号决议所创造的机会。土耳其共和国作为一个保证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有益作用和支持受到我国政府的欢迎并在秘书长的最近报告中得到承认。

土族塞浦路斯一方是真心诚意和本着真正关心与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和解和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而开始这一进程的。我们这样做是遵照第649(1990)号决议的精神的，该决议特别要求双方平等地同秘书长合作首先完成一项全面协议的大纲。在我们看来，第649(1990)号决议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议，它增加了秘书长斡旋使命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它为谈判进程规定了基本规则，并强调了双方在这一过程中和今后的联邦式的解决中以两族和两区为基础的平等。秘书长1991年3月27日的声明阐明了这些既定的方针并将两族人民的关系明确为“政治上平等的两族”间的关系。我摘引这个声明的话如下：

“我在塞浦路斯的斡旋使命是对两族进行的；两族平等地参与确定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式的过程；解决方式的具体细节应经两族同意。塞浦路斯是希族塞浦路斯人和土族塞浦路斯人共同的家园，这两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而是塞浦路斯的两族之间的关系。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由政治上平等的两族组成一个国家。目标是为塞浦路斯国作出宪法安排，以在联邦的基础上指导两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宪法方面是两族的，在领土方面是两区的。”

我们寻求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是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的做法是为了实现秘书长声明中重申的这些目标。

不久前，土耳其共和国提出了举行有联合国秘书长参加、包括土族塞浦路斯和希族塞浦路斯双方以及土耳其和希腊的四方会议的建议。我国政府支持这项建议，

作为推动谈判进程和促进秘书长斡旋使命的手段。

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和希腊在玩弄政治手段，而不是对这一建议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久前希腊总理访问南塞浦路斯时，希族塞浦路斯一方作了一项违背商定的谈判进程基础的宣布。事实上，希族塞浦路斯一方通过这项宣布企图破坏谈判进程的基础——双方的平等地位。我们要求希族塞浦路斯一方放弃这种结果适得其反的手法，并重新考虑其对有秘书长参加的四方会议的现实建议的态度。

为促进解决，土族塞浦路斯一方已作出了多于其应作的努力。但是，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不能仅以一方的努力和善意为基础。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应作出同样的努力以恢复直接谈判的进程。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这一最新阶段，我们从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得到的反映仍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希族塞浦路斯人在这一时期做了什么有助于联合国秘书长努力的事情？答案是明显的。令人遗憾的是，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再次未能以任何积极的态度对我方在这方面所作的建设性与和解性努力作出回报。

相反地，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却加紧对土族塞浦路斯人民采取敌意行动。每天都发表了非常挑衅性的讲话，恶化了局势，加深了两族人民之间现有的猜疑。迹象表明，希族塞浦路斯人对于塞浦路斯的和平谈判解决没有兴趣。这也表现在南部引进高技术武器系统，使军事集结的水平达到惊人的程度。南部的军备开支一度达到每天140万美元。希族塞浦路斯的国防部长阿龙勒弗铁斯先生现已表示有信心，他的部队作好了进攻北塞浦路斯的准备。最近关于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准备消减军事开支的报道已被阿龙勒弗铁斯先生本人否认，他说他们的目的是少花钱购买更先进的武器。就在不久前他说重要的军事计划将按计划进行。他还宣布将在1992年初开始进行一项新的扩军计划，并继续到1995年。新的军备采购将参照海湾战争的经验进行，这清楚表明希族塞浦路斯一方也在追求质的改进。

伤害双方和解前景的第二个因素是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坚持其将北塞浦路斯同外界隔绝的长期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希族塞浦路斯当局还以一切可以设想的手段破坏北塞浦路斯在商务、文化、旅游、社会、体育以及其它领域中同其他国

家的现有联系。例子之一是不久前非法拘留了一艘土耳其货船及其船员，这艘船是在进入北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港后因气候条件被迫到南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避风的。土族塞浦路斯人民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每天都要同一个新事件和同希族塞浦路斯制造的旨在剥夺他们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阴谋斗争。我们期望国际社会制止希族塞浦路斯的这种限制性的政策并避免成为执行这些做法的工具。

希族塞浦路斯一方在不断以国际规模对北塞浦路斯采取惨无人道的措施的同时，企图将其管辖范围扩大到缓冲地区，甚至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位于缓冲区内两族混居的唯一村庄派拉村再次成为希族塞浦路斯挑衅的场所。派拉村中的土族塞浦路斯居民几乎处于被包围状态，并面临希族塞浦路斯一方施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压力。不久前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强烈反对在村中现有的清真寺内修建尖塔，表现了傲慢和宗教上的不容异己。本着这一阻挠方针，希族塞浦路斯当局还企图阻止村中的土族塞浦路斯人家庭安装电话，从而剥夺了居民们的通讯联络的权利。

希族塞人一方通过对那些与土族塞人有商业交往的人采取惩罚性措施，紧紧维持对皮拉村土族塞人居民的经济压力。从土族塞人那里购买货物的人都遭逮捕和处以罚款。如果他们碰巧是希族塞人就往往在法庭上承受耻辱并被指责为叛徒。最近，一些外国人遭到希族塞人警察的拦截和非法搜查，这仅仅是由于警察认为他们携带有从皮拉村的一名土族塞人店主那里购买的T恤衫。其他被发现带有从土族塞人那里购买的蜗牛或鱼的人遭到逮捕或被送往法庭。成为一个象蜗牛之类的无害动物都变成政治争议对象的地方，塞浦路斯也许很独特。这说明希族塞人在表示对土族塞人邻居的情感方面将要走到何种地步。

对于皮拉村的形势，我想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1991年5月27日拉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该信已载入文件S/22688分发），以及载于文件S/22665中的秘书长关于联塞部队行动最近报告的第30至32段。

在南部最近举行的选举期间和其后，我们听到希族塞人政党的不利于塞浦路斯

两族人民解决问题或实现和解的言辞。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在选举结束后的声明足以表明希族塞人一方是如何看待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位政党领导人挑衅性地指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经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北部海岸的沿海城镇吉恩(Girne)。另一位希族塞人领袖拒绝对土族塞人的安全继续实行有效保障。此外,希族塞人和希腊明确排除了今后联邦中土族塞人的政治平等,声称第649(1990)号决议中所说的平等只限于谈判桌。

希族塞人一方没有政治意愿,目前对土族塞人的敌对政策毫无改变,这也明显反映在点燃对土族塞人的仇恨火焰的挑衅性声明中。希族塞人一方不愿意与土族塞人邻居达成协议,也不愿与他们建立非对抗性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在谈判进程中所面临的根本困难。

土族塞人一方认为,表示诚意并建立相互信任应该是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时的主要考虑。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提出了一套建议,其形式是稳定性措施,可以利用它们来补充总协议的大纲。这些建议主张在该岛采取非对抗性办法,在各方面探索合作和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可以在有关各方的鼓励下利用这些建议推动秘书长目前的努力。我们希望希族塞人一方将放弃抵制性态度,认真考虑这些建议,我们已将它们告知秘书长。

安全理事会每次开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希族塞人代表都重复对土族塞人一方同样的指控。事实上,希族塞人代表今天已给安理会提供了此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载入联合国文件分发的我们以前的发言和信件中载有我们对希族塞人代表毫无根据的指控的逐一答复。因此,我不想占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对这些指控作出答复,那些指控是众所周知的。

我想简短地谈谈秘书长最近关于塞浦路斯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S/22665),我要强调指出,报告中一再称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当局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这不符合该岛的法律和实际情况。这种提法只能使希族塞人更加顽固,丝毫不能促使他们寻求与土族塞人建立分享权利的伙伴关系。此外,错误地描述报告所述期间该岛

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报告不全面。使报告不全面的另一个因素是没有提到希族塞人的重新武装的努力,此种努力是对土族塞人安全的重大威胁。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告知联合国有关官员我们对报告的更加详细的意见。

现在谈谈联塞部队驻留期限延长的问题,我想重申鉴于在以前有关该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述的原因,土族塞人一方不接受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把希族塞人当局称作“塞浦路斯政府”的任何决议对土族塞人一方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忽视了塞浦路斯目前的现实,并企图否定双方之间平等的原则。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尽管反对目前的决议,但在1990年12月所申明的同一基础上,倾向于接受联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存在。因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与联塞部队之间合作的原则、范围、形式和程序的基础只能是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单独作出的决定。

在此方面,我想指出联塞部队目前的任务不符合今天已急剧变化的条件和情况。鉴于塞浦路斯的现实情况和第649(1990)号决议中所述的新方法,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评估联塞部队的任务。因为这不仅将符合目前的形势,也符合达成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的决定。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再次表示我国政府支持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赋予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们已经与秘书长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合作,并将根据第649(1990)号决议所述的指导方针继续这样做,以便自由地达成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根据该决议,我们敦促希族塞人采取同样行动,抓住目前的机会,恢复在平等地位上进行直接谈判。

最后,我们赞扬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昂先生和克斯塔夫·费塞尔先生的努力和宝贵贡献。我们也赞扬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和联塞部队指挥官克莱夫·米尔纳少将在指挥联黎部队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埃尔图格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这位与土耳其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的常驻代表主持本月份的安理会工作。我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十分有效地完成其工作。我还想向中国的李道豫大使表示我们的钦佩,他上月以杰出方式指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自1963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塞浦路斯问题。在这28年里,这一棘手的问题一直围绕着下列中心问题:塞浦路斯两族如何解决其分歧并进行相互合作,以结束塞浦路斯长达28年的分裂状况,建立一个合法的、真正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安全理事会以其远见卓识为我们指出了道路。在去年3月一致通过的第649(1990)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宣布塞浦路斯的解决办法应导致建立一个两区、两族的联邦。安理会指出称塞浦路斯为其家园的两族人民必须自由地通过谈判找到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安理会强调了两族的平等,要求双方与秘书长合作,以制订一项总协议的大纲,并呼吁双方不要采取将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土族塞人完全支持第649(1990)号决议。他们还刻苦地遵守该决议的各项条款。数月来,土族塞人同秘书处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密切工作,以便为第649(1990)号决议所要求的完成一项全面解决方法的纲要作出贡献。许多新意见提了出来,许多旧立场得到修正、以帮助弥合使双方分裂的鸿沟。

土耳其政府积极鼓励和充分支持土族塞人方面建设性地对待在采取这种做法的过程中曾经处理过的一些难题。确实,土耳其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实际上非正式地参加了这一努力,以帮助秘书长执行其微妙的任务。

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土族塞人方面履行了第649(1990)号决议规定的职责,并提出了关于一项全面协议的纲要的所有八个标题的详细意见。鉴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土族塞人过去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土族塞人的非文件中所包括的意见是公平的、建设性的、和现实的,这些意见为早日恢复两族间会谈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当土族塞人方面作出如此多有创见性的努力时,希族塞人方面却不

愿意提供帮助。希族塞人对第649(1990)号决议所抱的即爱又恨的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秘书长弥合使两族分裂的鸿沟的努力所采取的不予合作的态度上。他们没有提出新建议,也没有提出任何新意见。由于希族塞人方面的这一消极立场,早日恢复两族间会谈的前景看上去不十分乐观。

为克服这一障碍,土耳其总统厄扎尔最近提议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使塞浦路斯双方领导人和两个母国土耳其及希腊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坐到会议桌旁。秘书长也将在其斡旋使命的范围内参加这个四方首脑会议。这样一次会议将有希望打破目前的僵局,并再次进行一次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我遗憾地说,希腊和希族塞人很快拒绝了这一旨在克服由希族塞人的不合作立场直接造成的瘫痪的建议。

几分钟前,我们听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埃尔图格先生列举了土族塞人因希族塞人的极大敌意而不得不每天忍受的许多令人恼怒的事情。这些敌对行动明显地违反了第649(1990)号决议第5段,该段要求双方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但是,希族塞人对其北部的土族塞人邻居所表现出的对抗态度更加根本地违反了第649(1990)号决议。该决议的主旨是使建立一个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成为可能。当一方对另一方表现出如此深刻的敌意和仇恨时,在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能吗?怎么可以想象这种敌对行动能够导致在一个必须以相互尊重和尊敬为基础的联邦国家中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我们本来希望希腊会努力遏制希族塞人猖狂的沙文主义,以此响应秘书长的号召。秘书长在其1990年7月12日的报告中呼吁保证国在为实现解决创造有利条件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在这一方面,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先生最近对塞浦路斯南部的访问是一件极为令人失望的事情。米佐塔基斯先生没有要求温和与和解,而是鼓励希族塞人沉迷于其惯常的民族主义的捶胸行为。一次本来可以成为历史性转折点的访问却变成一次将很快被人忘却的访问,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关于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提及“塞浦路斯政府”,

其原因已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作了解释,我就不重复了。然而,我国政府不反对将联塞部队的任期再延长6个月。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重申土耳其对秘书长寻求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的全力支持。很少有人象秘书长那样清楚地知道塞浦路斯问题的背景和复杂性。我们意识到他致力于他肩负的使命。我们将继续同他一起密切工作,以努力实现第649(1990)号决议所规定的目标。

我们要对秘书长驻塞浦路斯代表奥斯卡·卡米林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为清除两个塞浦路斯民族之间的分歧作了耐心的努力。我们还要感谢费塞尔先生为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最后,我们要赞赏联塞部队正在从事的良好的工作及其指挥官,我们的好朋友米尔纳将军的专业才能。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埃尔图格先生前面的两位发言者所说的一些事情稍作评论。

首先,我愿十分简略地评论一下载于所谓的“塞浦路斯全国委员会1991年6月8日公报中的建议。该委员会由希族塞人政党的领导人组成。参加会议的还有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先生和希腊外长萨马拉斯先生。

对据称为促进和平的目的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是不能认真对待的,因为这项希腊—希族塞人的建议粗暴地违反了第649(1990)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完全平等。该建议是要召开一次除其他人外由“塞浦路斯政府”及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代表参加的会议。这将使希族塞人在会议上获得双重代表资格,一次作为希族塞人社区,另一次是在“塞浦路斯政府”的幌子下,这将违反双方平等的原则。

我无需提醒安理会,1960年《塞浦路斯宪法》中所预见的塞浦路斯政府20年前在土族塞人被强行逐出塞浦路斯政府和行政部门后即停止存在。自那时以来,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篡夺了这一称号,每个人都知道,它只代表希族塞人并仅对该岛国南部行使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都不同意与一个

没有宪法合法性的政府坐在一张桌子旁。

希腊--希族塞人建议的发起人知道,这个包括不平衡参加的会议主张是一个非启动器,因为它违反了第649(1990)号决议,因为它试图与一个冒充塞浦路斯政府的行政当局获得合法性。这项建议显然是一个战术策略,不能予以认真考虑。

厄扎尔总统的四国首脑会议建议完全符合第649(1990)号决议和秘书长的斡旋使命。该建议规定由秘书长本人以及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双方参加首脑会议。它还规定两个母国参加。秘书长在其1990年7月12日报告中要求这两个母国作为保证国促进实现解决。

会议桌另一方对提出将为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之间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的访问提供便利的新建议表示惊恐不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采取的措施符合欧洲和其他地区出现的把过境手续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鼓励国家间更广泛接触的新趋势。我要指出,我国政府在七年前取消了对访问土耳其的希腊公民需获得签证的要求。这是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而采取的行动,以使两个国家更加亲密。自那时起,前来土耳其的希腊旅游者人数大幅度增长。我遗憾地指出,希腊政府仍未做出互等的表示,却继续要求前往希腊的土耳其旅行者出示签证。

最后,听了希族塞人代表的发言,使我想起据说从未学到任何东西也没忘记任何东西的欧洲皇朝。我们每隔六个月,就听到土耳其一方阵词滥调的指控,交替影射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蓄意混淆视听和进行误导。我猜想安理会一定对听取这种阵词滥调感到厌倦,我将避免打在扰在座各位,不去重复我们对希族塞人低劣的歪曲手法的详尽反驳。我只想指出,希族塞人不要力图诽谤土耳其,最好还是集中精力于如何能与其土族塞人邻居合作。这样,希族塞人必须为之承担责任的塞浦路斯的分裂,就能够体面并和平地结束。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提醒各位成员,我并未

说过任何对土族塞人不敬的话。事实上，我在全篇发言中甚至未提到“土族塞人”的字眼。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再次重温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七条提及联合国会员国参加安理会讨论的权利。我们因此权利而参加会议。所有国家，尤其是土耳其，至少应阅读、理解、尊重、服从和执行议事规则。

根据第三十九条，安全理事会可请秘书处成员--这不是目前讨论的问题--或其他人士--安理会认为就此目的而言有资格的人士，在它审查其权限内问题时，向其提供情况或给予其他协助。安理会从前两位发言者那里得到的协助，就是重申这一所谓非法实体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有一名代表：我不过是在冒名顶替。而接受我的伪装的安理会成员是这场骗局的一部分。

这位前来“提供协助”者，违反安理会自己的决定，重申他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共和国，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我们非但没有要求这位发言者和他的由土耳其炮制的国家取消这一非法实体，反而一直在听取他的发言。他傲慢地说，我们这个区区小国使他想起一个他的国家认为它现在所构成的帝国，而我们应向他们臣服。事实上，他们无视国际法律，派驻军队在我们的领土上。从而妨碍我们控制被其占领的我们那部分领土。结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权利。我在前面说过他们并未从科威特的问题上吸取教训。你们现在亲眼看到这一事实的明显证据。

我现在要说明几点。据说我们未拿出新的提案。事实上，我们在这相间的八、九个月中与秘书长接触甚少。原因是你们在座各位所共知的，即没人要我们这么做。他们所做的，只是同土耳其谈判。后来，土族塞人也参加进来。这就是实际情况。此外，援引第649(1990)号决议近于可笑。他们正试图自行解释这一决议，忘记该决议--顺便提一句，它重申了以前各项决议--是要告诉他们两件事：第一，他们没有自决权；第二，秘书长有权提出提案。现在，他们又竭力表现为成为一系列决议中一部分的该决议的唯一仲裁者和解释者，并告知，我们违反了该决议，因为我们提出的建议破坏了他们所称的平等。就两族间谈判而言，平等寓于谈判进程中，因为无论

事件在哪里发生,你都不能把一个国家同一个族裔等同起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的访问,我要明确区别一下向一个一贯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存在并在争取解决该问题方面与联合国充分合作的国家的总理提出的邀请,和征服国无论是总理或是他们给自己冠以什么头衔的人物以前对我们的访问。在这一点上确定有天壤之别。他们作为征服者而来。他们将可耻地离开他们正作为征服者所占领的这个国家。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如你恩准,我认为必需对土耳其其同事提出的几点作出答复。

我首先谈及希腊总理最近对塞浦路斯的访问和塞浦路斯全国理事会最近在希腊总理参与下作出的决定。我个人本来希望土耳其代表在其政府于1991年6月9日第一次作出仓促反应之后,将会更仔细更克制地研究塞浦路斯全国理事会公报的内容。不幸的是,他似乎无能力摆脱其一贯模式。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意识到,公报中的建议不仅未歪曲秘书长倡议的框架,反而以它为基础并旨在促进和加强这一框架。秘书长被要求召开并主持这样一次会议以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将参加这次会议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歪曲秘书长的使命,并因此而歪曲我的土耳其同事坚持有选择地引用的安理会第649(1990)号决议的话,那就是土耳其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四方会议的建议。该建议从本质上讲,与迄今所遵循的进程毫无关系。相反,人人都会意识到,全国理事会的决定所基本要求的,是土耳其一方应响应秘书长的一贯要求,具体和专门地澄清其对领土调整和难民问题的立场。这将使秘书长能够通过其提交安理会的报告,要求其常任理事国给予积极支持,以通过召开一次直接有关各方都将参加的会议来果断地推动和平进程。

还应当回顾的是,全国委员会的决定不仅重申所选择的解决办法应当以联合国的决议和高阶层协议为基础,而且还再次明确肯定了希族塞人一方提出的建立在两族、两区和非军事化联邦基础上的全面解决的建议。

既然我在发言，既然土耳其代表总是喜欢援引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那么也许回顾下列事实是不无益处的：1990年2月，由于登克塔什先生提出承认塞浦路斯岛上两个民族以及土族塞人单独自决权的要求而出现了僵局，该决议正是在此僵局出现之后应秘书长对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而通过的。

秘书长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他于1990年3月8日到塞浦路斯进行斡旋的情况的报告里指出，登克塔什先生坚持认为应当象使用“民族”一词那样来使用“族”一词，每一个族都应当有单独的自决权，他这样做导致了实质性僵局的出现，从而使安全理事会交给秘书长的斡旋任务受到人们的怀疑。因此，在会谈基础问题上，给予秘书长指导的安全理事会以通过第649(1990)号决议挫败了改变会谈基础的这一企图。该决议还回顾了联合国过去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的所有决议，并在其执行部分的第一段中重申不得整体或部分与其他任何国家合并，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分治或脱离，从而重申了安全理事会的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这两个决议宣布土族塞人单方面宣布独立是非法的，并要求其撤消这一宣言。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向土耳其代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他的政府在接受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的同时是否也能够接受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其他所有决议，包括土耳其16年以前就接受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该决议特别对撤军、难民遣返以及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如果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那么我认为应当立即通知秘书长。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只简短地讲一下。希族塞人的代表在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应当注意用词。他对邻国使用的措词总是不礼貌的，而且往往是不顾后果的，充满了辱骂。他这样做毫无益处。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只要希族塞人学会了尊重土族塞人，并平等地对待他们，上述目标就能够实现。

主席(以法语发言)：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2点20分散会。